

文論

(按節目單順序)

廣陵散

唐健垣

琴曲「廣陵散」，乃由東周春秋時代「吳楚之分」(今江蘇、浙江、湖南一帶)一首民歌發展而來，原應有曲有詞，當時叫何曲名則無考，其稱爲「廣陵」者，大約以此曲乃廣陵地區民歌之故。西漢初此曲被採入樂府，名爲「綿駒遺謳」(綿駒乃春秋時山東「齊右」之著名民歌手，見《孟子·告子篇》及宋代朱熹、趙岐注)，後李延年將此曲編整，列爲「六彈」之一，「彈」者樂曲之意。六彈在漢魏時期是宴樂中用琴、漢琵琶(指古式之直柄圓盤琵琶，形如今之阮或三絃者，而非指近代常用之曲項梨形琵琶)、大笙、箏等演奏的套曲組列，而廣陵是其中一曲。三國魏人孫該(?——二六一)撰「琵琶賦」云：「延年度曲，六彈俱成：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見《藝文類聚》)，即述此事。

簡言之，廣陵是春秋已有之民歌，漢魏時期成爲「相和歌」(器樂伴奏有詞之曲)楚調之一，由於其旋律可賞，又成爲「但曲」(純器樂曲、不用唱歌)，可供聯奏(例如作爲「六彈」組曲之部分)，亦可獨奏。

「廣陵原是用數種樂器合奏的，其被發展爲古琴獨奏曲則不知在何時，但東漢蔡邕著《琴操》一書，備述他所知的琴曲，其一「河間雜歌」類有一首「聶政刺韓王曲」，歷來文獻都說即琴曲「廣陵散」(「琴曲」廣陵散「有一段小標題名「取韓」，或即可理解爲取韓王性命)。看來在漢代吳楚之間民歌旋律廣陵已經被發展爲較大型之琴曲，並變成反映聶政爲父報仇行刺韓王的標題音樂。

民歌廣陵之風格

初期之民歌廣陵，既是民歌，又適合於宴會中演奏，應該是從容抒情的雅曲，但不排除其中亦有節奏快速、音程上下跳換的華彩樂段。魏國孫該《琵琶賦》述宴樂中廣陵等六首曲子聯奏的情形說：「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耶(邪)在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清而不盈；沉而不重，浮而不輕。」這是說各曲的取音、曲式，均從容雅正而不邪。下文又說：「每至曲終歌闌，亂以衆契；上下奔騰，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據汪校《本藝文類聚》)這裏可看出曲子高潮尾段的絢麗變奏面目。

大約也由於此，廣陵旋律快慢靜激兼備，乃被利用來表達行刺韓王的戲劇性題材，即是說，廣陵原本是民歌，其被編爲聶政刺韓王標題是後來(大約在漢代)的事，此所以早期文獻，廣陵、聶政刺韓王曲二名，並不聯系記載。

琴曲廣陵散之風格

如上所述，民歌廣陵大約在漢代已變成琴獨奏曲，以表達聶政刺韓王的故事。漢以後，三國時魏人杜夔爲太樂令，其人好古樂，存正音，深知廣陵散之三昧。古書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猛求得此聲。」(見劉潛《琴議》、《琴史》杜首條)。古代把樂譜叫做「聲曲折」，所謂「求得此聲」，指嵇康從杜夔手上求得杜夔所傳的樂譜，當然有可能杜夔亦學得其父之藝術，把其父彈廣陵散的特點在琴上奏給嵇康體會。

要注意者，此曲早期祇叫做廣陵，漢以後，因其曲體爲「散」類(曲式古有序、引、操、弄、彈、散等類別)，故稱「廣陵散」。魏國詩人應璩(一九〇——二五二)的《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大約漢魏之間，廣陵一曲雖已經用來表達刺韓王的故事，仍屬於清雅從容的樂曲，故叫做清散。

現存的琴曲廣陵散譜最古版本見於明初朱元璋第十六子寧王朱權編刊的《神奇秘譜》上卷，此書刊於公元一四二五年。朱權的《解題

說該譜是「隋宮中所收之譜，隋亡而入於唐，唐亡流落於民間者有年，至宋高宗建炎間復入於御府。」大約朱權由於是帝王之子，故得從御府中取到此古譜而刊行之，明清以來此譜曾被別的琴譜轉載，但歷來奏此曲之人極少。

《神奇秘譜》之「廣陵散」凡四十五段，分爲開指一段、小序三段、大序五段、正聲十八段、亂聲十段、後序八段。據近人從此曲之指法及旋律研究，此曲的頭尾幾部分應是後人所增加，正聲部分則可能較接近原曲。

「廣陵」民歌在漢代前後是用琴、箏、笙等樂器合奏，已如上述。變成古琴獨奏曲之後，初期如何定絃不得而知，但從晉代琴家嵇康以來，在琴上定絃均爲「慢商調」。古代將琴之第一絃稱做君絃，第二絃稱臣絃，慢者鬆絃之意。第二絃原是商音（即Re音），將之放鬆一個音程使與第一絃同是宮音，故叫慢商，即是七絃琴的第一第二絃同是宮音（即Do音），古人視此爲臣犯君，每相戒勿彈此曲。

此調絃法爲傳世數百首琴曲中僅見，音樂效果上，兩絃同音則可彈出沉雄共震的效果，而從嵇康的思想分析，有可能他是故意如此，以表示他對封建制度下「臣不可犯君」的觀念表示抗議。嵇康爲人孤高與凡人不合，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見「與山巨然絕交書」），又與統治者司馬氏作對，故此嵇康有可能用臣絃犯君絃的方法，作消極之表態。結合到此曲講的是行刺王帝的事情，這種推測就更有意義了。

嵇康不見容於當道，先被下獄，後被刑殺於市，太學生數千求赦之未果。康臨刑前神色自若，援琴而鼓曰：「袁孝尼嘗欲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而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見《晉書嵇康傳》）。後人不知「散」指曲體，以爲是散佚之意，說自嵇康一死，「廣陵」琴曲便散失絕響，這是誤解。自嵇康以後歷隋、唐、宋、明，此曲譜尚存，亦有少數琴家彈奏，斑斑可考。唐詩人韓愈聽人彈「廣陵散」後十分感動，賦「聽穎師彈廣陵散詩」，記此曲內容及手法甚詳。

然則何以嵇康又說他一死則廣陵散絕矣呢？其實該曲的指法譜並非嵇康所獨有，別的琴人亦曾有之，但此曲必曾經嵇康作藝術加工，別人有譜而無康的親傳，彈來缺乏深度及感染力，故此說是「從今絕矣」。

嵇康彈此曲固然有獨到之處，其他琴人據譜而彈，加上別的師傅，不見得就完全掌握不到「廣陵散」的韻味。據歷代談及此曲的零星資料來看，自嵇康以來各代彈的「廣陵散」風格已異於漢魏間之「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見嵇康《琴賦》）的清雅曲子，而變成一首節奏煩急、音調悲壯，令人彈之淒惻慷慨兼而有之，甚且激烈流涕不已的大曲！

下引若干記載可以提供說明：

- 一、「惻惻廣陵散」（謝靈運詩）。
- 二、「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庾信謀）。
- 三、韓臯（唐人）論嵇氏廣陵散云：「其哀憤躁蹙，慘痛迫臆之音，盡在於此矣。」（《舊唐書·韓滉傳》）。
- 四、「其怨恨淒惻，卽如幽冥鬼神之聲。……及其佛郁慷慨，又亦隱隱轟轟、風雨亭亭……」（北宋《琴書·止息序》）。
- 五、宋人樓鑰（一一三七—一二二二）自稱奏「廣陵散」時「激烈至流涕」。
- 六、朱熹《紫陽琴書》論「廣陵散」云：「其聲憤怒躁急，……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平，有臣凌君之意。」（見《琴書大全》）。
- 七、明張居正詩：「纏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琴曲「廣陵散」的特殊指法（如撥刺、全扶）鼓出大異於一般清雅曲子的雄奇深沉音韻，有可能是嵇康所設計。嵇康生時不欲以此曲授人（大約免累他人犯臣凌君之罪），故託言此曲得鬼神所授，不可教人，加上嵇康受刑而死，令此曲成爲神秘之名曲，曲譜少見流傳，能彈、教此曲之人亦少，於是千百年來，此曲實際是存而幾不傳。

自五十年代以來，北京九嶷派琴家管平湖氏下多年苦功，考正古譜，疏通古指法符號，將此曲彈出並灌成唱片，曲長約廿餘分鐘。固然管氏所定之拍子絕不可能完全符合嵇氏之原來面目，但古琴音樂向來有自由變化節奏之傳統，加以古指法每以數聲爲一記譜符號單位，有利於後人按譜定拍，故此管氏之彈法亦未必遠離古曲原目。

近十年有不少琴人在管氏之基礎上研習「廣陵散」，灌錄磁帶者已有數人，雖然各人之詮釋及技巧未必最善，對推廣此千載古曲都有一定之作用。

由於原曲極長而難習，近年都將其中若干重複或被認爲是唐代前后增加之段落刪節，成爲「節本廣陵散」。對曲意的理解，由於文獻難詳，一般都祇好接受《琴操》、《神奇秘譜》等書所說的故事：聶氏爲韓王鍊劍不成被殺，其子聶政長大後入山練琴，藏劍於琴中下山入宮爲韓王鼓琴，乘機出劍刺殺韓王爲父報仇。琴曲各段小標題如：衝冠、發怒、取韓、投劍、亡身等，可幫助理解此曲。